

近代世界对华印象

韩淑芳◎主编

随军六月记

[英] 乔斯林勋爵◎著

吴文浩◎译

随战争亲历者乔斯林勋爵一起
看英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



中国文史出版社

随军六月记

[英] 乔斯林勋爵◎著

吴文浩◎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随军六月记 / 吴文浩译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 - 7 - 5205 - 0437 - 9

I. ①随… II. ①吴…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史料 IV. ①K250.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2935 号

责任编辑: 李军政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真: 010 - 66192703

印装: 北京地大彩印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10 × 1020 1/16

印张: 7

字数: 6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出版说明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大量外国人来华，或居住，或经商，或考察，或传教，或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记录下了在华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所感。

翻阅这些浸染着岁月沧桑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别样的视角描述的中华辽阔的大地、壮美的山河、悠久的历史，当然，还有贫穷落后的社会和苦难深重的人民。我们选择其中“亲历、亲见、亲闻”性的文字及历史图片资料，比如裴丽珠女士的《北京纪胜》、利特尔先生的考察记《穿越扬子江峡谷》、乔斯林勋爵的《随军六月记》等等，编辑本丛书，以期了解、研究近代中国提供助力。

这些异域的作者，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生活背景，在给我们带来观察、审视近代中国别样角度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失之因缺乏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了解而产生误会与误读，甚至是偏见。虽然，本丛书重在采择“亲历、亲见、亲闻”的

叙述性文字，对整章整节等大量议论、评价类文字进行了删节，但作者的观点和情感常常是渗透在文章的字里行间的，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予以注意。

此外，有些作品中的地名、人名是作者根据当地百姓的口语发音记录下来的，时至今日已不可考，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只能根据语音翻译，特此说明。

编者

2018年8月

序言

希望那些有闲暇时光来打发的人，在读到这位军人文笔拙劣的笔记时，能原谅里面的种种疏漏之处，显而易见，在批评家的眼中，这是随处可见的。

下面的文字，是作者在从广州到孟买的航程中写的，那时作者对随军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为了避免读者可能会产生误解，这里需要指出，作者虽然有幸参加了派往中国的代表团，但写作本书绝不是在长官的授意下进行的，所以，在此作者恳请读者放弃这种错误的想法。事实是，当由于严重的疾病而不能胜任工作、被迫离开部队时，作者一点写作的打算也没有；因此，在形成本书写作计划的时候，他并没有跟任何亲朋好友商量或探讨。无论是在海洋还是在陆地上，无所事事都是人类的最大敌人。生活乏味的大众喜欢旅行作家，而百无聊赖正是促使作者成为这类作家的原因之一。

这本书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作者的私人日记；二是作者

在不同时间与当地居民的对话；三是作者和对中国事务感兴趣的朋友的交流。

对远征开始前发生的中英之间的分歧，作者采取了简明扼要的阐述。我们的船与中国的船之间产生的误解与冲突，不仅被当时的文章报纸详细报道了，而且也被搬上舞台，成为了戏剧的题材，所以再次赘述这个话题将是令人厌烦的。因此，作者的叙述仅限于那些他参加远征期间发生的事情。

所有观点都有巨大的风险，由于那些熟悉中国事物的人所提供的关于该国的知识各不相同，并且这类知识不仅少得可怜，还零零散散。同时，我们不得不说那些知识只是个人的体验而已，因而很少有参考的价值。

过去，我们获得的关于该国礼仪、风俗及政治的少量信息，因为是如此的相互矛盾，所以极不可靠。现在，我们仍旧在努力研究中国，可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获得的关于该国少量而又模糊的信息，都是偶尔进入中国的旅行者提供的。只要中国的防备之心还存在，对我们而言，它就一定继续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

开放贸易可能有助于扩大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但是，在外国人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奇特的民族之前，肯定还会出现很多关于该国的新的相互矛盾的观点。

只有罗马教会的传教牧师，因为在中国传教的原因，有可能会了解中国。他们投身于宗教事业，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传播教义，他们愿意牺牲，并愿意埋骨于其传教的土地。

中国人自然而然地居住于自己的沿海各地；他们似乎不会服从任何宗教的束缚，统治者的意愿是他们唯一的枷锁。正如在语言和肤色方面一样，他们与处在同一块大陆的印度邻居有很大的不同。

目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杂 记 /19

第三章 占领舟山 /31

第四章 营救买办 /53

第五章 北直隶海湾 /67

第六章 回到舟山 /81

附录一 /95

附录二 /97

第一章

导 论

中国的政策—鸦片贸易—该国
白银的流出—广州的变化—林则徐
钦差—英国政府采取的政策—远征
的计划—与中国的贸易

过去的很多年里，那些熟悉中国、能判断事态状况的人，注意到了盘旋于英国与天朝政府上空的风暴，由于中国对我们的蔑视和侮辱的态度，目前风暴终于爆发了。

两国间的商贸关系迄今已存在了 200 余年，曾因受到中国的猜忌而多次暂时中断；但是，长期以来，一些商业公司垄断了与中国的贸易，尽管愤怒，然而它们的利益自然使它们在失去利益前选择屈服——一种被视作贬抑的而被迫遵从的做法。

中英关系建立在对双方都有利的基础上，中国人并非不了解与英国的贸易，使他们的国库涌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基于现有的观念，人们认为中国政府内部某种程度上，和我们自己在印度的相似。中国现在的统治者，对外国人可能对民众的任何影响都十分戒备，他们的制度必须要让臣民对所有外国的动向和感情尽可能一无所知；因此，“当一位中国人离开了中华，

在海外各国漫游，如果有过的话，他很少会被允许重返故土”。^① 因为他们知道，臣民对外界的任何了解，很可能对他们的政府所奉行的体制都是致命的。他们认为防止微小的创新，是对更大的颠覆的可靠屏障。例如，他们的船只、战争与农业器具，与几百年前他们祖先使用的一样，构造同样不科学——事情所以如此，并非由于缺乏人才或能力，而是由于统治者反复灌输的系统性愚昧。

为了满足人民的民族“虚荣”感，中国将“外面的国家”即“蛮夷”的观念深入他们心里，这是中国所有政策的重大目的。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在与外国的所有交往中都持夸大之词。比如在他们的公文或法令中，声称我们的贸易对他们国家并无多大的重要性。只要政府持续的如此说教，他们的头脑就会沉溺于民族虚荣心，所以现行的制度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一旦贸易完全停止，数百万人会因此失业。然后，当贫穷和饥饿在大地上惊人地蔓延开来，为什么的问题就会被提出。那个词一旦被说出，就将是当今王朝覆灭的信号。

把中国人想象成堕落的种族，在强加的不应得的鞭挞下逆来顺受，是错误的。事实是，长期以来，虽然军事权力掌握在满族人手，文官职位和地方长官却掌握在本地人手中。当今的统治者可能握有对人民的统治权，他们只把人民视作赏罚的对象；但是一旦灾难和不幸降临到他们身上，目前虚弱的政府

① 从中文中摘取的语句。作者认为许可这一表述对理解本书的其他部分有帮助。

的倒台将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人有句老话的意思是：“一群暴民远比一群野兽更危险。”他们对这些大众的治理方式是推崇道德示范。地方的管理人员被要求不要干涉乡村的管理，因为他们认为相对于让民众自我管理，干预往往会导致麻烦。

广州有一个令人惊奇的例子。几年前，第一次爆发了对鸦片贸易的反对。人们拒绝让士兵搜查他们的房屋，他们结伙或组成行会，在街上设置路障。政府立即做出让步，军队也当即不再进一步努力。

差不多 20 年前，皇帝自己在北京的宫中遇到一伙暴徒的袭击，暴徒进入了宫内，迫使皇帝向自己的护卫寻求保护。这表明帝国的权力基础并不比其他东方国家更稳固。无论任何时候，当民众认识到他们的力量后，帝国的统治基础就可能被民众破坏。

自从 1780 年开始，鸦片贸易就已经存在，但直到 1820 年才引起政府的注意。当时一位总督禁止其入河，然而其继任者巧妙地批评了这一行动，不赞成驱逐的方法。

他认为，随时的控制和疏导，比时常采取措施，徒劳地禁止鸦片输入更好。

即便是最狂热的支持者，也不能否认毒品具有使人道德败坏的作用。但如何禁止毒品输入，是中国政治家还没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很可能最终接受其为“必要之恶”，而任其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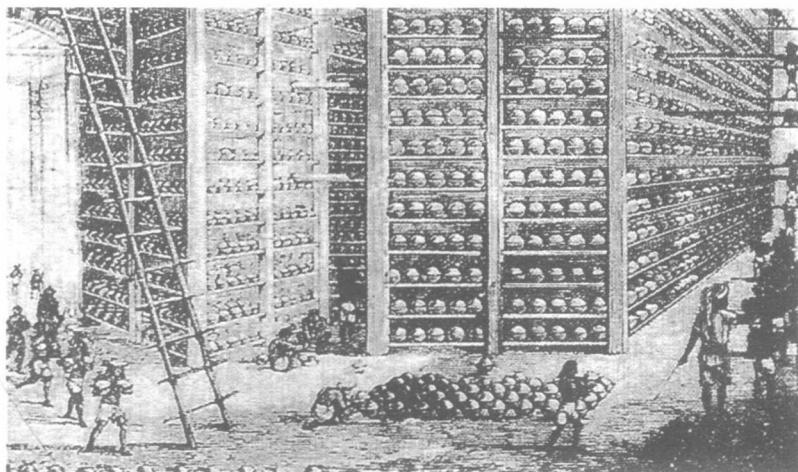
印度鸦片的三大产地是马尔瓦、巴特纳和贝那拉斯，后面

两个地方的毒品完全垄断在东印度公司手中。然而，假如他们将来被迫放弃垄断权，其收入几乎不会受损，因为他们多半会赋予加尔各答与孟买同样的出口重任，以此获得与此前的垄断同等程度的利益回报。确实，这样的举动将对印度政府十分有利，因为，无疑商人们在管辖区的所有地方种植罂粟，都要提前支付一笔钱；马尔瓦最好的鸦片是土著王公种植的，一箱在孟买缴纳 125 卢比的税，市场中售价是 400 到 450 卢比；在中国沿海通常售价是七八百元，在最近的困境中甚至高达 1200 元。^①巴特纳和贝那拉斯的鸦片没有这么贵，每箱产品只要 300 卢比。因此，随着产品价格的降低，降低了市场缩小的任何可能。

当孟买放弃垄断权时，孟加拉市场试图通过增加自己的供应摧毁马尔瓦市场；孟买商人继续开放市场，因为他们输入毒品到加尔各答，哄抬价格，因而造成需求增加的假象，使得市场上的毒品数量大增。

从加尔各答和孟买装运鸦片的是小型快速帆船，又被称作鸦片飞剪船。他们在强烈的季风时节前往中国海，从孟加拉出发的航程，少则 6 周，多则 8 周，那一季节中国海中刮着大风，很少迷途。他们武装到牙齿，沿着海岸线航行，特别是在福建海面。本地的中国帆船在距海岸 10 或 12 英里处与他们碰头，拿出金币及银两与之交换。这些船的武装名义上是保护他们抵抗海盗，却经常转而对抗中国当局；但是准确地说，直到

^① 125 卢比等于 12.1 英镑，400 卢比是 40 英镑。700 元是 151.54 英镑，1200 元是 255.54 英镑。



英国在印度的鸦片仓库

最近，这些冲突还很少发生。在广州的示威行动之前，这些船常常停靠在沿海不同的港口处理货物，向官吏支付一定数量的金钱，以得到其允许。朝廷的大臣们在抑制毒品的输入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一些人的建议是激烈的，其他人则建议采取温和的手段。前者占上风，却没能实现减少的效果，更不用说禁止这种有害的贸易。这导致了该国目前混乱与困难的状况。

许乃济^①，一位曾在广州任职的官员的备忘录值得评论；他同意并承认鸦片贸易的罪恶，然而他建议鸦片进口合法化，因为他认识到完全禁止是不可能的，如果继续目前的方法，“银有偷漏，……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由于白银是最轻便的，同时很难追踪其来源，是交易的媒介，只有在鸦片交易中才使用。与人民遭受的伤害相比，中国政治家更为缺乏这种金属的恐惧所困扰。

中国人从什么矿中获取白银还是疑问，但是从传教士旅行者搜集的所有信息来看，他们似乎很少轻易地开采它们；但是据悉他们有丰富的水银，在将来定会是该国的巨大财富。

然而，对帝国白银不正常外流的呼吁，似乎忘了这种珍贵的金属很可能是我们前辈大量运来的，尽管外表改变了，人们大多误以为这些银锭本来就是该国的。无疑，一些当然是这种来源，但是很可能，迄今为止，大部分的银子显然是被敲碎银圆的新形式。

^① 太常寺少卿。参阅《国会中国报告》，第156页。